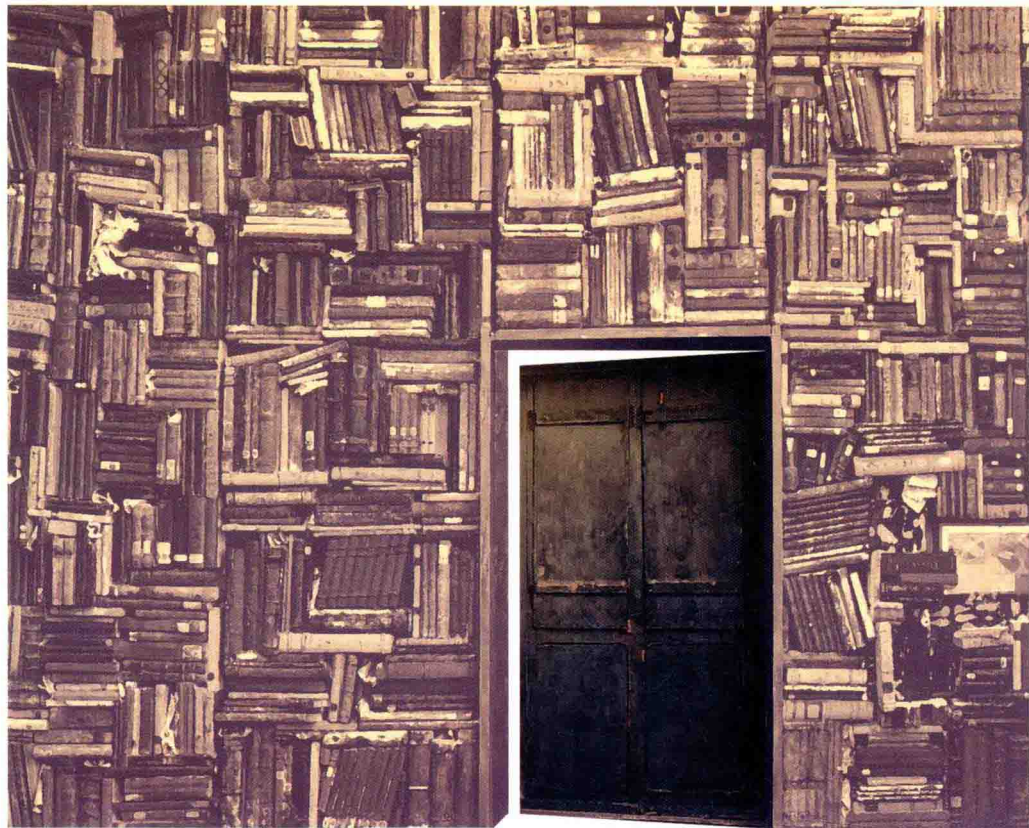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赵志伟 _____ 著

通向 智慧的 道路

教师成长的
秘密书架



大夏书系 · 教师专业发展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大夏书系·教师专业发展



通向 智慧的 道路

教师成长的
秘密书架

赵志伟——著



著名出版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向智慧的道路: 教师成长的秘密书架/赵志伟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5675-7769-5

I. ①通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读书笔记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G7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6435号

大夏书系·教师专业发展

通向智慧的道路

——教师成长的秘密书架

著 者 赵志伟
策划编辑 朱永通
审读编辑 张思扬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·设计顾问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开
插 页 1
印 张 15
字 数 229千字
版 次 2018年9月第一版
印 次 2018年9月第一次
印 数 6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7769-5/G·11147
定 价 45.0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)

青灯有味似儿时（代序）

今年四月，有一个中学让我去他们学校，给老师们讲讲“整本书的阅读”。按我过去的惯例，有人请我作读书指导之类的讲演，我一定是会拒绝的。因为我觉得读书纯粹是一件个人的事，对我来说就像吃饭喝茶一样，是生活本身的需要。再说得实际点，喜欢读书和喜欢喝咖啡、抽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是一种嗜好。甚至，我认为读书和看微信微博没有什么区别。再说，一个人读书有限，有什么资格去作指导呢？1936年暨南大学、复旦大学请林语堂作读书指导，他说现在时兴贪官污吏作廉政报告，不读书的人喜欢训诫别人读书，他反对作读书指导。所以，我最反感两件事：一是将读书搞成一场宣传或运动，看电视台一些名人达官炫耀自己如何如何读书，禁不住要骂粗话。二是让某某专家给大众说法，如现在很时髦的“跟着某某读某某书”。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什么“李敖读书，我们读李敖”，我感到这简直是一种“受虐狂”的态度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头脑让别人“跑马”。所以我最反对的是接受训诫和被人训诫。但是，我终于还是去了，主要原因有两点：一是我对现在中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那种穿凿附会的“文本细读”十分反感乃至厌恶，我趁机可以批评一番；二是我可以把我小时候开始的读书经历回顾一下。在这里，批评别人当然是不适宜的，但是退休后回顾自己小时候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的经历是很有味的。

我是50年代出生的人，比吴非老师稍晚几年，所以对他说的“比我早十年来或是晚十年来出生的人读书的机遇要比我好一些”深有同感，更

赞同他那句话：“阅读，让‘自我启蒙’成为一件可能的事。”但是我们可能比前十几年的人更加开放一些，也许也是事实。我是60年代初读的小学，那时候我住上海近郊，和奶奶在一起。“文革”开始那一年，我读五年级。我从三年级开始已经读一点小说，最早读的是父亲购买的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，而对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却没有什么兴趣，我最喜欢读的是《烈火金钢》《林海雪原》《战鼓催春》《当乌云密布的时候》《苦菜花》《清江壮歌》《山乡巨变》，稍大一点才读欧阳山的《三家巷》和《苦斗》、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以及高云览的《小城春秋》。那时候附近街道有个图书馆可以借书，借100页的一本书花一分钱，如果是500页则是五分。一般借期为一周，逾期不还则罚一分钱。记得我和我的一位同学把那三个书橱里的大部分书都借过了。当时我们还说：“如果真的读完了怎么办？”现在听起来当然很可笑，那时候却是我真实的想法。“文革”开始以后，那个图书馆也不再开放。我开始读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，家里有一套《红楼梦》却只看了第一册四十回，读《今古奇观》（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从“三言二拍”里选出来的），还有就是《三侠五义》《说唐》《说岳》《英烈传》，记得我当时还向同学炫耀自己能够讲出“隋唐十八条好汉”。但是，我很少有机会读外国作品。大约在1967年秋季，我小学毕业了。但是那时“文革”正“如火如荼”地进行，所以不知何时才能进中学，我只能留在小学读“七年级”。我叔叔的一个老同学，和我们同姓，他父亲之前是国民党的文职人员，他风闻要被抄家，所以将七八个纸箱藏到我家来。有一次，我偷偷打开纸箱，看到里面都是书，有50年代出版的《译文》、整套十一本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以及《莱蒙托夫诗选》《海涅诗选》《复活》《白痴》《罪与罚》《欧根·奥涅金》《上尉的女儿》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等。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外国作家，看不太懂这些作品，但是我坚信这些是“好东西”，它们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世界。我抄了不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及海涅、莱蒙托夫的诗，其他只读了席勒的《强盗》《阴谋与爱情》和莎士比亚的几个剧本，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似懂非懂的。我的兴趣在于纸箱里的一套线装本的《唐诗三百首》和一本胡云翼选注的《宋词选》。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抄写这两本书，自己边读书边抄的习惯

就是那时候养成的。如今我退休了，几次搬家，那几个手抄本却仍然藏在我的书橱里，我觉得它们就像人生的“初恋”一样珍贵。一年多以后，那些书陆续被主人取回了。李清照在《〈金石录〉后序》中形容告别自己心爱的文物与图书时说：“且恋恋，且怅怅，知其必不为己物矣。”那时我的心情大概与这差不多，只是那些书本来就是人家的东西。多年以后，我在给初中生讲解袁枚《黄生借书说》时谈到了自己的经历，我自己有无穷感慨，学生却无法理解。其实那一年，我还是控制不住留下了那本《宋词选》，那本书的扉页上还有主人的图章“戈驹藏书”，转眼间这本书陪我快50年了。我有时也想把这本书还给人家，因为我的藏书接近万册了，《全宋诗》《全宋词》也有了，但是再也找不到叔叔的那位老同学了，也许我压根也没想还人家，因为我舍不得。

插队落户以后，尤其是1975年我被抽到公社（相当于现在的乡）搞“农民业余大学”，我似乎才懂得一点读书的方法。现在的青年不知道，那时候花样很多，所谓“业余大学”其实是让知识青年每周聚在一起读政治、医学、卫生等方面书籍的学习班。告别了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我有机会读了一些书。那个时代只有一种声音，只有规定的几本书可以光明正大地读。古籍公开出版的只有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和章士钊的《柳文指要》，因为这二老是领袖喜欢的人。外国作品除了苏联文学以外，只有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允许公开读，因为这本书江青喜欢。但是，人的求知欲是无法阻止的，几个朋友总有办法搞到好书，尤其到了1976年秋天。我记得读过手抄本《第二次握手》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“秘密报告”，我们几个朋友一起用双线报告纸和复写纸分工抄写，然后相互传阅。记得当时我们还抄写了斯大林女儿的《致友人的二十封信》《仅仅一年》。此外，当时我还读过一种专供领导看的“内部资料”白皮书以及“摘译”。记得我读过的有《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》《你到底要什么？》《阿登纳回忆录》《鲍尔斯回忆录》，以及陆续出现的苏联“解冻文学”以后的一些作品。到1977年参加高考时，我已经基本醒悟了。我的面前已经有了一个与少年时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在大学我读了《动物农庄》《1984》《权力学》和吉拉斯的《新阶级》以及米兰·昆德拉的作品，读研究生期间我又读了波普尔、

哈耶克、以赛亚·柏林等人的作品。至此，我完全清醒了。从此，再也没有人可以骗我了，我对世界和人事有了自己的基本判断。那个时代过来的有幸进入大学的人中，有过我这样经历的有很多。用周作人的话来说，“大约也颇普通”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初进大学的情景宛如昨日。世界还是那个世界，人却已经不是那个人了。自己的藏书可谓“俸去书来，落落大满”，可惜常常是“素蟬灰丝，时蒙卷轴”。好在我还保持着读书的习惯，喜欢在自己一辈子营造的书海里作“汗漫游”。我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，每有所得，则时复抄录之，顺便写几句感想。我没有什么专业，也就不需要一直读“有用之书”。妻子常常揶揄我：“既不求上进，何必天天做书蠹？”我回答说：“饿过肚子的人，才知道粮食的可贵。陆游说：‘白发无情侵老境，青灯有味似儿时’，想想那时候没有书读，现在正好补救。这种快乐在‘声色狗马’之上。”妻子说：“一生能读几本书呀？”妻子倒有阮遥集的通达，我却只有王涯好书之病。

是啊，一生能够读几本书呀？正因为此，怎么可以不选几本好书读读呢？

赵志伟

丁酉年立夏

于复旦十舍蟋蟀居

目 录

	1	青灯有味似儿时（代序）
第一部分		
士风文脉	3	国故、国故学及其他
	7	“三百年的光明”有些什么？
	10	士风和文脉
	16	入世、淑世、济世的一生
	22	梁实秋记师友
	28	弘业足千秋
第二部分		
教学相长	37	易简功夫，可久可大
	41	“未晓莫妨权放过”
	45	“条条大路通北京”
	52	以熟求通
	59	“自己分上做工夫”

- 63 “人脸是对立的，但感情万不可对立”
- 67 “辅仁逸事”的启示
- 71 “导其聪明，广其见闻”
- 77 一本让人“受用”的好书

第三部分

智者慧语

- 83 “寓意于物”还是“留意于物”
- 86 思与不思
- 89 种田和作文
- 92 考诗赋还是考策论
- 96 “欲尊而反卑之”
- 100 “文士笔尖杀贼，书生纸上谈兵”
- 104 “不解翻空，务求坐实”
- 107 “心画心声总失真”

第四部分

观其会通

- 113 “登楼扶梯，虽神仙不废”
- 121 “语言有模糊度”
- 125 知天下之脉络
- 131 穷其原委，观其会通
- 137 趣味和趣味的养成
- 142 “挽弓力大，琢玉功深”

第五部分

旧学据摭

- 151 应试诗、试律诗、试帖诗
- 158 “经史时务策”
- 164 殿试策论的题目、内容和写作风格
- 168 家书抵万金
- 174 身教、言教和家教
- 179 郑板桥《道情》

第六部分

域外书谭

- 185 捍卫记忆
- 192 “个人是神圣之物”
- 198 “现代化”和“进步性”
- 202 “整本书的阅读”和“百本名著计划”
- 208 和不同时代伟大头脑的对话
- 214 蒙台梭利的当代价值
- 219 一本“第一流的教科书”
- 227 后 记

第一部分 士风文脉

国故、国故学及其他

——读胡适《新思潮的意义》

一位在中学里很有地位的语文老师有一次对我说：“你是崇拜胡适的，依我看，胡适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很大。”我没有反驳他，因为他是崇拜鲁迅的，但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厉害，他为什么不说呢？可见标准有时是因人而异的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无法对话。我只是说：“整理国故也是胡适提出来的。”确实是这样的，胡适在1919年7月提出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‘主义’”，同年12月他又在《新青年》卷七第一号发表《新思潮的意义》一文，提出“研究问题、输入学理、整理国故、再造文明”的口号。从那时起，国内学界提倡“整理国故”的讨论很热烈。1927年，许啸天还编有一套《国故学讨论集》由上海群学社出版。而鲁迅对此思潮很不以为然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，是因为近来提倡“国学”、主张“读经”的人似乎又多起来了，而且还影响到中小学。可见我们现在的教育界思想有多么混乱。重读胡适的几篇文章，觉得胡适的许多话并没有过时，有些话仍然值得我们仔细思考。同时又觉得时间似乎停止了，因为有些问题其实当时已经辨清楚了，怎么现在倒又变成问题了。

在《新思潮的意义》一文里，针对社会上有人问提倡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这样一种新思潮，为何要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问题，胡适的回答是，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为德赛两先生反对的。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时，胡适提出了他的见解：“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，这种新态度可叫做‘评判的态度’”：

评判的态度，简单说来，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。仔细

说来，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：

一、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，要问：“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”

二、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，要问：“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？”

三、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，都要问：“大家公认的，就不会错了吗？人家这样做，我也该这样做吗？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，更有理，更有益的吗？”

胡适的见解，用尼采的话说就是，现今时代是一个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”的时代。胡适继续解释说，这种评判的态度，在实际表现时有两种趋势：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、政治上、宗教上、文学上的种种问题；另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、新学术、新文学、新信仰。前者是“研究问题”，后者是“输入学理”。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？是“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，有许多风俗制度，向来不发生问题的，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，不能使人满意，都渐渐的变成苦难的问题，不能不彻底研究，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办法是否错误；如果错了，错在什么地方；错误寻出了，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；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”。为什么又要输入学理呢？胡适提到大约有五种动机：有的是认为中国不但缺乏科技还缺乏新思想新学术，所以要尽量输入西洋近代学说；有的深信某种学说，要传播发展，故尽力提倡；有的觉得自己更适应做翻译工作；有的怕研究具体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容易惹祸，不如做介绍学说的工作；有的是认识到研究问题不能仅从问题本身讨论，要依靠许多学理作参考比较。胡适认为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，但是都含有一种“评判的态度”，都是对旧有学术思想的不满意和对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觉悟。胡适的分析层层深入，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性。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回到“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，持什么态度”上，胡适的回答是：“也是评判的态度”。具体地说，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：第一，反对盲从；第二，反对调和；第三，主张整理国故。既然是主张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”，当然要反对盲从。为什么反对调和？是因为评判的态度“只认得一

个是与不是，一个好与不好，一个适与不适，不认得古今中外的调和”。整理国故就是要“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；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；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意义来；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”。

从这篇文章看，整理国故是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。胡适批评当时一些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潮的“国粹党”：“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，却要高谈‘保存国粹’。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，他说，‘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！’现在许多国粹党，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？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？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，什么是国渣，先要用评判的态度，科学的精神，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。”他还说：“新思潮的将来趋势，依我个人的私见，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，应该研究于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。”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“再造文明”，而文明是需要一点一滴造成的，进化也是一点一滴进化的。

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表达的对国故的基本态度是他的一贯思想：凭证据说话，先研究整理，分辨什么是国粹，什么是国渣，然后看有什么对现在人生社会有用的，而不是盲目推崇或者否定。

现在读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呢？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思路，不要盲目崇拜，也不要全盘否定。例如对待孔子，要把他当成人，不要一会儿“批孔反儒”，一会儿“尊孔读经”，尊与批，都根据上面的意思。对传统文化，也是需要研究分辨究竟哪些是对现代社会生活有用的精华，哪些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糟粕。这方面胡适自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。程巢父有一篇文章《胡适从传统文化发掘自由资源》，介绍胡适 50 年代对中国文化思想史进行梳理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精神的事实。胡适认为传统文化中这样的东西才是需要发扬光大的，而不是法家的“法术势”的一套愚民术。^①我始终觉得现在有一种想法殊为可笑，就是因为现在社会风气不好，就想通过学习传统道德、传统文化来挽救世道人心。有的地方办起“孟母堂”，有的地方办起“国学班”，但是所学的究竟是什么，没有人去关心。所以有的

① 程巢父：《思想时代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 年。

让孩子们读“四书五经”，有的读“三百千千”，有的要孩子们学古代人做“君子”“淑女”，甚至有的还要孩子学习“二十四孝”。其实是办学机构“看中家长口袋里的钱”，和学习传统文化毫不相干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到胡适在1921年发表的《论国故学——答毛子水》，针对提倡国故学的人所说的研究国故，“使之……应时势之需”的说法，他说：“‘国故学’的性质不外乎要懂得国故，这是人类求知的天性所要求的，若说是‘应时势之需’，便是古人‘通经而致太平’的梦想了。”^①这个梦想，近20年来，海外的新儒家也很起劲地做过。国内也有硕学之士说过什么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什么“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”。这些说法，很能满足国内外一些人的虚荣心，却与真正的文化没有什么关系。余英时先生在《钱穆与新儒家》一文里说：“科学主义者以独占‘真理’自负而有‘知性的傲慢’，道德主义者则以独得‘道体’自负而有‘良知的傲慢’。”^②显然，余英时批评的“良知的傲慢”的人就是新儒家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中学老师恐怕也是属于这一类人。关键胡适说话有逻辑，思维保持同一性，而我们这位老师却没有逻辑性，看待事物持双重标准。这样的人，其实有很多。

看来，胡适的许多话并没有过时，这是幸耶，还是不幸？

 胡适：《胡适文集（3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

① 胡适：《胡适文集（3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37页。

② 余英时：《现代学人与学术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9页。

“三百年的光明”有些什么？

——读胡适《治学的方法与材料》

十几年以前读过一位谈文化的文化名人的文章，讲的是中国文化近三百年来与西方的对比。我说，其实胡适过去也说过，而且说得很好。胡适于1928年11月在《新月》第一卷第九号上发表文章《治学的方法与材料》。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当时有人认为：“治学问全靠方法：方法最重要，材料却不很重要。有了精密的方法，什么材料都可以有好成绩。龚同溺可以作科学的分析，《西游记》和《封神演义》可以作科学的研究。”胡适认为，这个说法只有“片面的真理”。他说：“同样的材料，方法不同，成绩也就不同。但同样的方法，用在不同的材料上，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。”他说所谓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“尊重事实，尊重证据”，“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”。然后，胡适对比中国和西方近三百年来运用“科学方法”的不同结果：西洋研究自然科学，中国研究“朴学”。西洋出了葛利略（伽利略）、牛敦（牛顿）、达尔文、柏司德（巴斯德）；中国出了顾炎武、阎若璩、戴震、钱大昕。这些都是中国和西方第一流的人才。他们都是用很精密的科学的方法研究自己的学术。结果却大不相同：

（中国）这三百年的成绩有声韵学，训诂学，校勘学，考证学，金石学，史学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都可以称为‘科学的’；其间几个最有成绩的人，如钱大昕，戴震，崔述，王念孙，王引之，严可均都可以称为科学的学者。我们回顾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，自然不能不对这班大师表示极大的敬意。